

记忆

那天，我正捧着一本书坐在阳台上，手机铃声响起。接通电话，一阵急切的声音传来，“您好，我是广州农讲所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联系您是关于张竟若烈士的事情……”

“张竟若？”这3个字，猛地在我的心中激起一阵波澜，我握着电话的手也开始微微发抖。对我们全家而言，这不仅是一个烈士的名字，也是一段不会被遗忘的历史和一份化不开的思念。

张竟若是我奶奶的四哥，也就是我的四舅公，原名张鸿沅。1919年，15岁的他考进天津南开中学；在北京工业专门学校读书期间，21岁的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张鸿沅被党组织派往毛泽东同志担任所长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那里，他曾聆听毛泽东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问题等内容，并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参加了广州各界纪念“五卅”大会、沙基惨案纪念大会等活动。炎炎夏日，他还与同学一起前往海丰实习。

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农讲所结业后，党组织安排他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随后，他又投身到打倒军阀的革命洪流中。他曾在共产党员蒋先云带领的部队中任职。后因蒋先云不幸牺牲，张鸿沅和陈赓等人一起返回武汉。1927年冬天，他随军南下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张鸿沅在途经湖北宜昌时，不幸被捕。直到1929年春天，经组织营救，他才得以出狱。

这一年，张鸿沅回到了重庆，以“张竟若”为名从事地下工作。他以教学作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先后参与了两所学校的创办。然而，不幸的是，学校因揭露和抨击军阀的反动统治，遭到查封。学校的进步师生也遭到反动警察搜捕。他不幸被捕并被敌人杀害，牺牲时年仅26岁。

我是听着四舅公的故事长大的，至今记得小时候看到的照片中，他眉宇间流露出的英武气质。每年清明节，我都会跟着父亲去烈士墓前凭吊，轻抚墓碑，在青石碑文间追寻红色记忆。

2021年，我在发表于《重庆日报》的一篇文章里，提到重庆南川籍烈士张竟若是我的四舅公。他的雕像，至今矗立在重庆南川高速路下道口附近的一座花园。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简称“农讲所纪念馆”）的志愿者在网上阅读到这篇文章后，通过多方打听，找到了我的联系方式。志愿者说，由于岁月变迁、历史资料缺失等原因，一些学员的信息载录不够详细，寻访学员后代、征集革命历史藏品，成了纪念馆的工作之一。

不久后，农讲所纪念馆为我寄来两

追寻，跨越山河岁月

■唐利春

本书，其中一本是人民出版社出版并纳入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翻开书，在为革命牺牲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名录中，“张竟若”3个字赫然在列。

那个少小离家外出求学，为了革命事业而埋骨他乡的青年，不仅是我们全家的骄傲，也是这片红土地的骄傲。

二

这年秋天，正是瓜果飘香的季节。我收到一箱有特殊意义的水果——包装上贴有“农讲所”字样的龙眼。水果盒中还装有一张红色卡片：“古树名木——龙眼，位于农讲所纪念馆崇圣殿前西侧，有190多年历史，现在仍开花结果。第六届农讲所的办学时间是1926年5月至9月，正值龙眼开花结果的时候。据学员回忆，当年所长毛泽东经常和学员在这棵龙眼树下谈心谈话。”

农讲所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培养了约800名农民运动干部；尤其是1926年毛泽东担任所长的第六届，有来自20个省区的300多人在这里学习。那一棵见证农讲所历史的龙眼树，葱茏依

旧。近年来，每逢龙眼成熟的季节，纪念馆都会将龙眼采摘下来，给当年学员的后代寄去。农讲所纪念馆以龙眼果为媒，牵起学员和学员后人、革命历史与今天的联系。

这一箱珍贵的水果，不仅寓意着丰收与希望，更饱含沉甸甸的历史记忆和跨越时空的红色情怀。我和父亲、伯父、堂兄、堂姐一起分享了这份水果。它金黄的外皮透着微红光泽，剥开果皮，露出琥珀色的果肉，晶莹剔透，像一颗珍珠。咬一口，甜蜜的味道瞬间在味蕾间绽放。这份甜蜜，就如现在的美好生活，也如先辈们所愿，他们挺起的脊梁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幸福。

我将几颗龙眼种子埋进土里，不久竟长出嫩绿的新芽，焕发出蓬勃生机。

三

一天，在重庆市南川区兴隆镇的一个农家小院里，我和农讲所纪念馆征集小组的几名同志围坐在银杏树下，听年逾八旬的伯父讲述张竟若烈士的故事。

“我母亲的四哥张鸿沅，也就是我的舅舅，为了革命工作改名张竟若，牺牲时尚未娶妻生子，是亲友以同乡名义将他安葬在成都。他为了革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伯父说着，每一个字仿佛重若千钧，砸在我的心头，每一个细节都如珍珠般璀璨，串联起烈士短暂而又辉煌的一生。

听着讲述，我仿佛看到他投身天津学生游行请愿活动、振臂高呼的年轻身影；看到他为开展革命活动而创办进步学校积极奔走的身影。在最危险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组织力量营救被捕入狱的同志，安排暴露身份的师生转移。在狱中，他视死如归，组织难友开展绝食斗争，并设法和党组织取得联系，把从狱中得到的叛徒信息传递给党组织……

这些故事，伯父小时候就听奶奶讲过。如今85岁的他，继续把这些故事讲给子女和他们这些后辈听。红色的种子在耳濡目染中生根发芽，也激励着我们一家人坚定信念，脚踏实地。

2026年，是毛泽东同志担任所长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100周年。为了征集和记录学员的革命故事，农讲所纪念馆征集小组走访多地，聆听学员后代的口述，在学员曾经用过的老物件里、在学员后人的记忆深处，把革命故事的细节找出来。

这是一场跨越岁月与山河的追寻。当征集小组架好摄像机，伯父和父亲的叙述真切而沉重。张竟若和许多为国捐躯的烈士一样，就如这片土地上的棵棵松柏，扎根在这片土地，也扎根在我们的心里。

我明白，英烈不只是墓碑上的名字与亲人泪眼婆娑的思念，还是薪火相传的记忆和红色血脉的赓续。作为烈士后代和一名宣讲志愿者，我会将那些关于信仰、关于牺牲的故事讲下去，讲给孩子们听，讲给更多的人听。

军营纪事

陌生海域，一艘皮划艇劈波前行。夜色如墨，侦察小队划桨的声音隐入低吟的浪涛中。皮划艇推开的浪花在月光下泛着碎银般的冷光。

队长安鑫紧握夜视仪，目光锁定在远处被“敌”军占据的无名岛礁。岛上密林深处藏着的“敌”指挥所，正是此次破袭演练的重要目标。

岛礁地形复杂，卫星、无人机都难以判明“敌”情，只能由侦察小队抵近侦察、实施破袭。为了不被“敌人”发现，他们保持无线电静默，在夜色的掩护下向目标渗透。

“准备装具。”安鑫低沉的指令传来，皮划艇在预定水域停止行进。队员们迅速穿戴好潜水装具，动作干净利落。

检查完武器装备，队员们比出“OK”手势，只待一声令下。队长安鑫抬起右手，作出“下水”手势。“噗通”几声轻响，队员们翻身入海，悄无声息地向岛礁方向潜行。

漆黑的海水冰凉刺骨，能见度不足1米。安鑫在前方开路，队员们紧随其后。借助随身携带的导航设备和默契配合，他们保持着战术队形，在水中打着脚蹼潜行。

行至中途，下土梁晨阳突然身体一顿，右手猛地按住呼吸器。他感觉到气管中供气量骤减，几次尝试调整都无济于事。

“设备出故障了。”梁晨阳心头一



回降胜利日阅兵

■强 勇

历史
总是在特定的时刻留下浓墨重彩
2025年9月3日
注定因其非凡而夺目的中国气派
为世界惊叹
为史书记载

这一天啊
旭日生辉，大地添彩
风是那样和煦，云是那样洁白
群山为之起舞，江河为之澎湃
所有的鲜花都含笑绽放

空中护旗梯队鹰击长空，振翅云海
中国共产党党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
漫卷在金色的秋天

哦，长安街上

暗夜出击

■鹿斯年 夏泽华

紧。他拍了拍身旁的队长安鑫，紧急打出“无法呼吸”的手势。安鑫明白：此刻距离岛礁仅百余米，若浮出水面换气，可能会暴露目标，破袭任务也将前功尽弃。气瓶里的压缩空气仅够一人使用。来不及多想，安鑫果断打出“共用呼吸器”的手势，摘下咬嘴递到梁晨阳口中。两人在水下交替使用一个呼吸器，相伴前行。

呼吸频率被迫降低，缺氧带来的不适感逐渐加剧。他们凭借顽强的意志和彼此间的绝对信任，在海水中艰难前行。

终于，侦察小队抵达岛礁岸边的浅水区。沉沉夜幕之下，浪花拍击礁石的声响此起彼伏。安鑫率先出水，警惕地扫视着岸边。确认无“敌”警戒后，他示意队员依次登陆。上岸后，他们迅速将潜水装具藏在岸滩灌木丛中，身着蛙服在黑暗中悄然前行，小心躲过“敌”哨卡。

“前方50米陡崖。”安鑫通过手势传达指令。中士范宏祥作为小队的“先锋攀登”，需要徒手爬上陡崖。崖壁湿滑陡峭，稍不留神就会滑落。攀爬时，范宏祥的作战靴突然打滑。他手指紧扣岩石缝隙，身体悬在数米高空，岩石棱角在虎口划开一道血口。汗水混合着未干的海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范宏祥咬紧牙关，重新发力，终于攀上崖顶。

其余队员借着范宏祥抛下的绳索依次攀上陡崖。此时，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片热带丛林。藤蔓交错，荆棘丛生，蚊虫在耳边嗡嗡作响。丛林中光线昏暗，他们压低身姿，利用地图和北斗导航定位，朝着“敌”指挥所的

方向渗透。

凌晨3点，小队抵达预定潜伏地域。“敌人”的探照灯在夜色中扫来扫去。透过丛林缝隙，侦察小队看到“敌”指挥所旁的一名哨兵正来回巡逻。“发现目标，拂晓前完成破袭！”安鑫的战术部署简洁果断：“一组沿溪谷渗透，二组火力佯攻，支援组绕后山包抄。”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侦察兵，安鑫深知这次任务的艰险：暴雨刚过的泥泞山路，极易被触发的报警设备，还有隐藏在暗处的“敌军”巡逻……每一个细节都可能让任务功亏一篑。他在脑海里不断推演着行动预案，心里也不免紧张起来。

“行动！”安鑫一声令下。随着扔出的烟雾弹腾起浓烟，队员们迅速扑向“敌”指挥所。狙击手林奎在远处精准“狙杀”哨兵。一组迅速破拆大门，爆破手宁兵兵在队友的掩护下安置炸药，摧毁指控设备。就在这时，刺耳的警报声骤然响起——“敌”警卫连紧急出动，准备对他们实施“围剿”。

“二组，火力掩护！”安鑫紧急带领队员边打边撤。右侧林中突然出现“敌”火力点。安鑫迅速侧滚躲进弹坑，碎石划破了他的小腿。顾不上包扎，他抓起一枚烟雾弹投向山脊。趁着白雾弥漫，他带领队员沿备用路线交替掩护撤离。摆脱追击后，电台里传来演练考评组的声音：“目标成功摧毁，特情处置迅速，任务完成。”

此时，天际泛起鱼肚白。队员们借着晨光在山林中前行，向指定坐标撤退。晨晖穿过枝丫缝隙，为他们的面庞镀上一层金色光晕……

威武雄壮的方队正阔步走来
快看啊
一幅恢宏的革命历史画卷
正在一页一页向世人翻开

卢沟桥悲愤的狮吼
狼牙山上不朽的荣光
八女投江飞腾的滚滚浪涛
刘老庄连滚滚的战旗
沸腾在中华儿女燃烧的血脉……

饱受耻辱的中华民族啊
踏着《义勇军进行曲》的雄浑节拍
前进，前进
站起来！
富起来！
强起来！

哦，阅兵方队脚踏长街
奔腾不息，一路凯歌
快看啊
三军将士
昂起头是山
踢开腿是海
横是巍巍昆仑
纵是莽莽九派

好一个雄伟壮观的天安门广场
好一个万千气象的神州大舞台
你向世界展示了
一个古老民族宽广博大的胸怀
一幅宏伟蓝图在人民心中大放异彩
你让中华儿女
增添了更加自信的
英雄风骨

你使浩荡荡荡的
“中国号”巨轮
驾长风奔赴星辰大海
听啊
每一声铿锵的足音
都伴随着和平鸽的飞翔
让中国告诉世界
正义必胜
和平必胜
人民必胜
让历史告诉未来
人民军队永远与胜利同在



长征

第 6628 期

人在军旅

大雪下了几夜，风也未曾停歇。

从西藏波密县扎木镇沿川藏线前往拉萨贡嘎，全程约670公里。其间，要翻越海拔4700多米的色季拉山——晴天时，那里能远眺南迦巴瓦峰、看到大片的原始森林。这段道路曲折，从山脚蜿蜒至山顶。作为新驾驶员的我，雪天行驶在这样的路上不敢有丝毫松懈。

车队行驶了一整天，我已经感到有些疲惫。对讲机里突然传来指导员的语音：“前方准备上山，各车打起精神！”

夜色中，大雪依旧随风狂舞。车窗紧闭，寒气却无孔不入，裹挟着驾驶室的每一寸空间。我的右脚紧贴刹车踏板，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前方的车辆眼看就要到达山顶，而我还半山腰艰难爬升。“43号车，怎么回事？”班长姚荣在对讲机里呼喊。这是我第一次经历长途夜间机动，心底难免发怵，拿起对讲机回复：“班长，路不好走，速度提不上来。”

路旁是深不见底的山谷，偶尔传来几声猫头鹰悠长的啼鸣，让人更添几分寒意。我紧握方向盘，紧盯前方道路，积雪在车灯照射下反射出刺眼的白光。就在我即将抵达山顶时，原本还是细雪飘飞的色季拉山，突然下起大雪。驶过狭窄路段时，浓雾也开始弥漫。我们的对讲机里，不时传来连长和指导员通报路况的声音。

或许是由于我恰好驶入两边都是树

林的路段，对讲机信号愈发模糊不清，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我的后背阵阵发凉。我摇下车窗透气，想让自己镇定下来。然而，从山坡吹来的狂风卷着雪花，直往驾驶室灌。

我一边谨慎会车，一边努力分辨对讲机里的声音。直到接近山顶，我才望见前方车队整齐地开着应急灯，停在稍宽的直路上短暂休整。这时，我紧绷的神经才稍稍放松。

刚停下车喘息几分钟，指导员的声音再次传来：“雪越大，待会儿可能要挂防滑链！各车仔细检查防滑链，准备下山了。”

随着一台台车辆的发动机响起，车队又如长龙般行驶在川藏线上。

车轮碾过积雪发出刺耳的“嘎吱”声，在空旷的高原上显得格外清晰。然而，起步没多久，行驶在前方的车辆突然停下了。我的心猛地一沉，下意识踩紧刹车。

“张攀，车辆什么情况？”对讲机响起。几秒后，副班长张攀喘着粗气回应：“班长，走不了啦，车辆动力不足。”在这样的环境中抛锚，谁都不愿看到。我与后面的几名驾驶员迅速打开应急灯，推开车门、跳出驾驶室，顶着风雪奔向故障车。

山顶的风雪比山腰更猛烈，狂风裹挟着雪粒，抽打在脸上生疼。我裹紧大衣，仍挡不住寒风夹着雪粒灌入衣领。当我们踩着没过脚踝的积雪赶到抛锚车旁时，张攀已钻出驾驶室。他搓着冻得通红的双手，眉头紧锁：“刚才起步还好好的，一踩油门就感觉发动机没劲儿了！”

连队维修骨干、班长姚荣钻进驾

驶室尝试启动，侧耳倾听发动机声响。“动力确实不足！”他喊道，“把工具箱搬过来！”

我跑回姚班长的车上扛来工具箱。张攀迅速用撬棍把驾驶室翻起来。连长和指导员也赶到现场查看情况、询问维修难度。连长沉声下令：“雪越大，必须争分夺秒。张飞阳，去后方布置警示灯，指挥交通，防止堵车！”驾驶员张飞阳的身影很快消失在漫天飞雪中。

“初步判断是增压器故障导致动力不足。”在海拔4700多米的色季拉山，我们大口喘着粗气。姚荣的声音也因寒冷而有些颤抖。他毫不犹豫地爬上发动机，仔细检查进气管路。不一会儿，他就查明情况。“进气中冷管的卡子断了，导致进气压力不足！”故障原因明确，只需更换卡子。经过十几分钟的紧张抢修，故障终于排除。姚荣沾满机油的手套几乎与手指冻在一起。我帮他脱下手套，触摸到他的手时，仿佛摸到一双冰冷坚硬的“铁手”。

他的肩头堆积着白雪，脸上还蹭着黑亮的油污。他笑着说：“终于修好了，好在问题不严重。”这一幕，让我心头猛地一震。

在风雪弥漫的川藏路上，一代代汽车兵，正是怀着一颗颗滚烫炽热的心，勇敢地行驶在这条运输线上。

车队再次启程，车灯在茫茫雪幕中划出一道道明亮光带，刺破高原的黑暗。我紧握方向盘，心中的恐惧已被一种坚定的力量取代——风雪再猛烈、前路再艰险，战友们并肩作战，就能完成任务、抵达终点。



你比我更重要（中国画，抗美援朝纪念馆藏）

陆千波作

